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八百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賢德

傳曰太上立德又曰德成而上惟賢者必有德焉中古而下良士間作乃有禀純粹之氣挺中庸之美蹈道體和居簡行約躬履仁義力敦孝友處崇高之勢而志益下居困阨之會而道彌顯中語黙之節得進退之理或

推挽時彦致之於光大或化導民俗濟之於淳厚或治家而有法或念舊而施惠亦有錙銖人爵糠粃塵務優游而自得恬澹而無欲者焉至若匪人革心而遷善鷙獸屏跡而不害斯又高義之所服精意之所感者已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銅鞮伯華晉大夫也孔子曰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盍銅鞮伯華之所行孔子又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有定矣

漢張釋之為廷尉王生者善為黄老言處士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韈音武伐切顧謂釋之為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結讀曰係既巳人或讓王生獨柰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衛綰為中郎將郎官有譴常蒙其罪蒙謂覆蔽之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帝以為廉忠實無他腸

鄭當時字莊武帝時為大司農每朝候帝閒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候天子閒隙之時其所稱說皆言長者也）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推轂言薦舉人如車轂之運轉也有味者其言甚美也）嘗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惟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

韋元成賢之子也以父任為郎常侍騎謙遜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輙下從者與載送之（輟從者之車馬也）以為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由是名譽日廣

田甲為張湯客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與錢通為小吏之時與田甲為錢財之交及為大吏而甲所責湯行義有烈士風

後漢樊重南陽湖陽人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縣何氏兄弟爭財重耻之以田二頃解其忿縣中稱美推為三老

張綱少明經學雖為公子而厲布衣之節後為廣陵太守

王丹居家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東觀記曰載酒肴便於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酒肴而去其惰孏者耻不致丹皆無功自厲孏與嬾同音力亶切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為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者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為辦鄉鄰以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後徵為太子少傅

杜根為郎中諫鄧太后歸政太后怒令撲殺之詐死逃竄積十五年太后喪徵為尚書郎或問根曰往者遇禍

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若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絶迹之處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為也
張湛扶風平陵人也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人或謂湛偽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位終太中大夫
尹勲家世衣冠伯父睦為司徒兄頌為太尉宗族多居貴位而勲獨持清操不以地勢尚人仕至大司農
鍾皓兄子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辟州府未嘗屈志李

雋謂之曰孟子以為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邪瑾嘗以雋言白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昭人過以致怨本卒保身全家爾道為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也

周燮汝南安城人居家清處非法不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賓鄉曲不善者皆從其教也安帝時以玄纁羔鴈徵不至

陳寔為太邱長解印綬去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

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

郭泰字林宗性明知人好奬訓士類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林宗袁閎免焉泰徵有道不就

孫堪仕郡縣公正廉潔俸祿不及妻子皆以供賔客及為長吏所在有迹為吏人所敬仰仕至侍中騎都尉

劉虞為幽州刺史後以疾歸家嘗降身隱約與邑州閭

同樂共卹等齊有無不以名位自殊鄉曲咸共宗之
王烈字彦方太原人也通識達道秉義不回時在井市
步行有異人皆别之州閭承風咸競為善時國中有盜
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已後將為改
過子既已赦宥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
布一端遺之或問此人既為盜畏若聞之反與布何也
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酒盜者不愛
其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人能悔其過懼吾聞之是

知耻惡知耻惡則善心相生故與布勸爲善也閒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人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行失劒於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懼後人得之遂守之至暮劒主還見之乃前者代擔人也老父揫其袂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遂使人推求之乃昔時盜牛人也烈歎曰韶樂九成虞賓以和人能有感乃至於斯也遂使國

人表其閭而異之時人或訟曲直將質於烈或至塗而反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時國主皆親驂乘適烈私館疇咨政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

孔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詰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奬進知而未言以為己過故海内英俊皆信服之後為少府

魏田疇字子泰為幽州牧劉虞從事奉使長安得報還未至虞已為公孫瓚所害疇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

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為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耻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

諍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為寇

華歆漢末為豫章太守孫策略地江東歆以郡迎策策親執子弟之禮禮為上賔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衆皆出其下人人望風每策大會坐上莫敢先發言歆時起更衣則論議讙譁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

衆人微察嘗以其整衣冠為異江南號之曰華獨坐曹公奏徵之及行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款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願賓客為之計衆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

邴原北海朱虛人也避地遼東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已而

成淫祀乃辨之於是里中遂歛其錢以為社供及原自遼東歸魏太祖為司空辟原署東閤祭酒曹公北伐三郡單于還住昌國燕士大夫酒酣曹公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旦度皆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曹公大驚喜攬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饑虛之心謁訖而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曹公怪而問之時荀文若在坐對曰獨可省問

邴原耳曹公曰此君名重乃亦傾士大夫心文若曰此一世異人士之精藻公宜盡禮以待之曹公曰固孤之宿舊也自是之後見敬益重原雖在軍歷署嘗以病疾高枕里巷終不當事又希會見河内張範名公之子也其志行有與原符甚相親敬令曰邴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魁然而峙不為孤用聞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也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虚人漢末避亂至遼東往見公孫

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為廬鑿坯為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與寧俱往而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寧密遣令西還度庶子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為號而內實有王心卑己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寧居遼東所居屯落會井汲者

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鬬閱寧患之乃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寧所為乃各相責不復鬬訟後詔為大中大夫固辭不受

衷準忠信公正不耻下問惟恐人之不勝已以世事多險故常恬退而不敢求進後為給事中

衷侃論議清當柔而不犯善與人交在廢興之間人之所趣皆務常謙退不為也時人以是稱之歷位黃門選部郎

徐幹清元體道六行脩備輕官忽祿不耽世榮仕為五官將文學

任嘏為人純粹愷悌虛己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脩身履義皆沈默潛行不顯其美人少得稱之

管輅體性寛大多所含受憎己不讐愛己不褒每欲以德報怨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為務也自言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之流為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

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士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臧否之士晚亦服焉後為少府丞卒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初為郡功曹皆擢舉善人不伐其功

朱才為武衛校尉本郡議者以才少處榮貴未留意於鄉黨才乃歎曰我初為將謂跨馬蹈敵當身履鋒足以揚名不知鄉黨復追迹其舉措乎於是更折節為恭留意於賓客輕財尚義施不望報聲名聞於遠近會疾卒

吳駱統字公緒事適母甚謹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為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是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大帝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為烏程相

丁覽字孝連八歲而孤家又單微清身立行用意不茍推財從弟以義讓稱為人精微潔淨門無雜賓大帝深

貴待之為始平令未及擢用而病卒

晉樂廣字彦輔父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寒素為業人無知者性沖約有遠識寡嗜慾與物無競廣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己中立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仕至河南尹

阮瞻字千里嘗羣行冐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後為尚書令

鄭默寛沖博愛謙虛温謹不以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童豎厮養不加聲色太康元年爲光禄勲卒

皇甫方回安定朝那人有文才永嘉初以博士徵不起避亂荆州閉門閑居未嘗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先人後已尊賢愛物南土人士咸崇敬之

鄭沖字文和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有姿望動必循禮任真自守不要鄉曲之譽後爲太傅

張華少自脩謹造次必以禮度勇於赴義篤於周急後為司空

李憙為尚書僕射拜光祿大夫特進致仕憙自歷仕雖清非異衆而家無儲積親友故人乃自分衣共食未嘗私以王官

樂道融丹陽人少有大志好學不倦與朋友信每約已而務周急有國士之風為王敦參軍

幸靈豫章建昌人也性少言與小人羣居見侵辱而無

慍色邑里號之癡雖其父母兄弟亦以為癡也嘗使守稻羣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殘亂者其父母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欲得食牛方食奈何驅之其父愈怒曰即如汝言復用理壞者何為靈曰此稻又欲得終其性牛自犯之靈可以不收乎庾袞字叔襃明穆皇后伯父也母終服喪居於墓側歲大饑藜羮不糁門人欲進其飯者而袞每曰已食莫敢為設及麥熟穫者已畢而採捃尚多袞乃引其羣子以

退曰待其間及其捃也不曲行不旁掇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險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見齊王冏歸于京師踰年不朝曰晉室卑矣寇難方興乃攜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朞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庚賢及石勒攻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絶嶮也上有古人遺迹可共保之惠帝遷於長安衮乃相與登於大頭山而田於其下年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蕊同保安

之有終焉之志及將收穫命子柚與之下山中塗目眩瞀隊崖而卒同保赴哭曰天乎獨不可舍我賢乎時人傷之曰庚賢絶塵避地超然遠跡固窮安陋木食山棲不與世同榮不與人爭利不免遭命悲夫家學通詩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盡哀會人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為之樹碑焉

孫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慘若有失見人饑寒並周贍之鄉里贈遺一無所受後尚書張國明表薦晷公車特徵會卒

應詹幼孤為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家富於財年又稚弱乃請族人共居委以貲產情若至親世以此異焉弱冠知名性質素宏雅物雖犯而弗之校以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人官至平南將軍

衛玠字叔寶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

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容及卒謝鯤哭之慟曰棟梁折矣仕至太子洗馬

魏詠之為荆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領南蠻校尉詠之初在布衣不以貧賤為耻及居顯位亦不以富貴驕人始為殷仲堪之客未幾竟踐其位論者稱之

王延西河人也非其織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喪亂隨劉元海遷於平陽農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勌年六十方仕于劉聰為金紫光禄大夫

何琦字萬倫性沈敏有識度居於宣城陽穀縣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玩典籍以琴書自娛不營産業節儉寡欲豐約與鄉鄰共之鄉里遭亂姊没人家琦惟有一婢便為購贖然不為小謙凡有贈遺亦不苟讓但於已有餘輙復隨而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動不占卜無所事仕至涇縣令

譙秀巴西人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避難巖渠鄉里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

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

宋謝弘微陳郡陽夏人父思武昌太守弘微所繼叔父混義熙中以劉毅黨見誅混妻晉陵公主宋初降號東鄉君元嘉九年東鄉君薨資財千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琊諸處從祖司空琰時事業奴僕猶有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内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奴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叡素好摴

蒱闓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毋兩姑之分以還錢債内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不堪其非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治何以治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有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産充殷君一朝戲債理之不允莫此為大卿親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内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内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

之後豈復見關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嘗以裙拾自資同裙者或爭穟道虔諫止之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恧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

辛普明字文達僑居會稽士子高其行當葬兄皆送金為贈後至者不復肯受人問其故答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實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贈邪齊豫章王嶷為揚州徵議曹從事不就

何子平紉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闇室如接大賓學義堅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貴之位至吳郡海虞令

沈林子簡泰廉靖不交接世務義讓之美著於閨門位至輔國將軍

南齊江泌為南中郎行叅軍領國子助教乘車至染烏頭見一老翁步行下車載之躬自步去

謝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顗粗有才筆未為時知孔珪甞

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善如此朓為吏部尚書郎

王騫儉之子也性凝簡慕樂廣為人未嘗言人之短

梁張弘策為人厚實篤於故舊雖居隆重不以貴勢自高故人賓客禮接如布衣時祿賜皆散之親友為衛尉卿遇害莫不痛惜焉

劉苞性和而直與人交面折其罪退稱其美情無所隱

士友咸以此歎惜之終太子洗馬

劉訏平原人也自少至長無喜愠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輙以不競勝之或有加凌之者莫不退而愧服由是衆論咸歸重焉本州辟主簿不就

傅昭所涖官常以清凈為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為樂雖老不衰性尤篤慎子婦家嘗餉牛肉以進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已不負闇室

類皆如此京師後進宗其學重其道人自以為不逮仕至散騎常侍

庚黔婁新野人少好學多講誦孝經未嘗失色於人南陽高士劉虬宗測並歎異之起家本州主簿

劉杳治身清儉無所嗜好為性不自伐不論人長短位至尚書左丞

諸葛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慍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

庾承先字子通頴川鄢陵人也少沈静有志操是非不涉於言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後湘東王徵為法曹叅軍不就

陳陸琰寡嗜慾鮮矜競遊心經籍晏如也終通直散騎常侍

王勱字公濟通之弟也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干懐梁世為國子周易生射策舉高第除秘書郎太子舍人

虞寄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厚雖僮豎未嘗加以聲色至於臨危執節則辭氣懔然白刃不憚也終大中大夫

歐陽頠少質直有思理以言行篤信著聞于嶺表父喪毀瘠甚至

蕭允為光禄大夫未嘗以榮利干懐及晉安王出鎮湘州又苦攜允允少與蔡景歴善景歴子徽脩父黨之敬聞允將行乃詣允曰公年德並高國之元老從容坐鎮日夕自為列曹何為方復辛苦在外答曰已許晉安豈

可忘信其恬於榮勢如此

姚察性至孝有人倫鑒識沖虛謙遜不以所長矜人終日恬静惟以書記為樂在位多所稱引一善可録無不賞薦若非分相干咸以理遣盡心事上知無不為侍奉機密未嘗洩漏且任遇已隆衣冠攸屬深懷退静避於聲勢清潔自處貲產每虛或有勸營生計笑而不答篤於宗屬所得禄賜咸充周卹為吏部尚書入隋終太子内舍人

岑之敬性謙謹未嘗以才學矜物接引後進恂恂如也

終征南府諮議參軍

後魏常景善與人交終始若一其遊處者皆服其深遠之度未嘗見其矜悋之心好飲酒澹於榮利自得懷抱不事權門終車騎將軍

裴敬憲字孝虞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諸弟專以讀誦為業澹於榮利風氣俊遠而情性和雅未嘗失色於人而又世有仁義於鄉里孝昌中蜀賊陳雙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輙相約束不得焚燒為盜所服如此除太學

博士

王椿太原人為瀛州刺史更滿還鄉齊神武之居晉陽霸朝所在人士輻湊椿禮敬親知多所拯接

李沖沈雅有大量兄承為滎陽太守沖隨兄至官是時牧守子弟多侵亂民庶輕有乞奪沖與承長子韶獨清簡皎然無所求取時人美焉顯祖末為中書學生沖善交遊不妄戲雜流輩重之

游明根歷官內外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

時論貴之

崔挺幼孤居喪盡禮推人受士州閭親附焉每四時與鄉人父老書相存慰辭旨款備得者榮之家徒四壁時穀糴踊貴鄉人或有贍遺者挺辭而後受仍亦散之貧困不為蓄積故鄉邑更欽歎焉仕至北海王祥司馬

辛雄廉謹雅素不妄交友喜怒不形於色釋褐奉朝請

梁越字元覽性純和篤信行無擇善為光禄大夫

辛琛寛雅有度量涉獵經史喜愠不形於色當官奉法

所在有稱
韋休之為安西將軍光禄大夫貞和自守未嘗以言忤物
北齊楊愔字遵彦魏司徒津之子也愔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為朝野所稱家門遇禍惟有二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温顔咸出人表重義輕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人並待而舉火頻遭迍厄冒履艱危一飱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雠捨

而不問

趙彦深幼孤貧事母至孝性聰敏善書記安閑樂道不雜交遊為雅論所歸服昧爽輒自掃門外不使人見率以為常後位至司徒

後周樂遜性柔謹寡於交遊立身以忠信為本不自矜尚每在衆中言論未嘗為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仕至大將軍

韋夐髙尚不仕又雅好名義虚襟善誘雖耕夫牧豎有

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

楊荐秦郡寧夷人也父寶昌平郡守荐幼孤早有名譽性廉謹喜怒不形於色終梁州刺史

叚永累官至大將軍歷任内外所在頗有聲稱輕財好士朝野以此重焉

皇甫璠性平和小心奉法安貧守志常以清白自處當時號為善人終隋州刺史

薛善字仲良家素富僮僕數百人兄元信仗氣豪侈每

食方丈坐客常滿弦歌不絶而善獨恭巳率素愛樂閑靜終隆州刺史

柳霞性温裕略無喜慍之容宏奬名教未嘗論人之短尤好施與家無餘財終驃騎大將軍

隋令狐熈字長熈性嚴重有雅量雖在私室終日儼然不妄通賔客凡所交結必一時名士起家吏部上士

房彦謙歷官司隸刺史被執政所嫉出為涇陽令卒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儉素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

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

曰人皆因禄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

郭榮容貌魁岸外疎内密與之交者多愛之終右侯將

軍

李士謙趙郡平棘人齠齔喪父母以孝聞士謙自以少

孤未嘗飲酒食肉李氏宗黨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

會極歡無不沈醉諠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為

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

黍稷古人所尚容可違乎少長肅然不敢弛情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為人所踈頓至於此又士謙家富於財州里有兄弟分財不均至相閱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媿懼更相推讓卒為善士謙擢國子祭酒不就終於家

唐李百藥性寛容泛愛為時文宗引進後生提奬不倦

王友貞口不言人過尤好釋典屏絶羶味出言未嘗負

諸時論以為真君子神龍初徵太子中舍人以疾固辭

趙驊肅宗時為秘書少監性孝弟敦重交友雖經危難不改其操

楊綰尤攻文詞藻思清贍而宗尚玄理沈静寡欲嘗獨處一室左右經書塵埃滿室澹如也含光用晦不欲名彰每屬文耻於自白非知已不可得而見位至宰相蒞楊於陵為左僕射致仕於陵器量宏整進止有常度在朝三十餘年崇践中外始終不失其正居官奉職亦善

操守時人皆仰其風德

孔述睿謙和退讓與物無競每親朋集會恂恂似不能言人皆敬之終太子賓客

韋夏卿有風韻善談讌與人同處終年而喜慍不形於色

許孟容方勁富有文學又雅好推轂樂善拔士士多歸之

崔從少以貞晦恭讓自處不交權利忠厚方嚴為正人

宿儒所推階品合立門戟終不之請四為方鎮無聲妓之娛終淮南節度副大使

武儒衡字庭碩丞相元衡從父之弟才度俊偉氣直貌莊言不妄發與人交有終始終兵部侍郎

盧元輔自曾祖以名節顯著元輔端靜貞介不失門風歷踐清貫人士歸美不以其父杞之惡為累終兵部侍郎

後唐李琪初仕梁為翰林承旨琪之名播於海内重然

諸憐才奬善家門雍睦

晉尹玉羽性仁恕好静默與朋友交無怨弃御僕隷不好詈辱有過則諭而戒之有罪則禮而遣之家雖屢空不渝其廉時雖亂離不廢其業仕至光禄少卿

鄭韜光自襁褓迨於懸車凡事十一君踰七十載所在無官謗無私過三持使節不辱君命士無賢不肖皆恭已接納晚年背傴時人咸曰鄭傴不汚平生交友之中無怨隙親族之間無愛憎恬和自如性尚平簡及為户

部尚書致政歸雒甚愜終焉之美

崔棁字子文性恬淡不汲汲於榮利笑不至哂怒不至詈接新進後生未嘗有誨羣居公會寡言嘗云非止致人愛憎且或干人祖禰之諱指命僕役亦用禮節隆暑祁寒不使冒犯終太子賓客

程遜性溫厚鮮是非所履循繩墨與善惡人交皆無悔吝朝野賢達咸慕而重之終太常卿

冊府元龜卷八百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八百七十至

詳校官中書臣孫　球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朱和臣

謄録監生臣王　錦

册府元龜卷八百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知言　清廉　辭賞

知言

夫古之君子達語默之要識幾微之朕發而必中出而有章考求而從徵詮理而可範斯之謂知言矣三代而下賢英間作流風遺議粲然可觀乃有明性守之分述

世道之變敘忠公之訓究神理之說陳教化之本較盛衰之意以至商確質文之損益品藻人才之勝劣形於嘉話藹乎前聞蓋所謂善言之無瑕吉辭之蓋寡邈千里而斯應垂百世而不朽者焉

申叔時楚大夫也魯成公十五年楚將北師（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晉楚盟在十一年子囊莊王子公子貞也）申叔時老矣在申（老歸本邑）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

得乎

單子周卿士也魯成公十六年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伐功也單子即襄公語諸大夫曰温季其亡乎温季即郤至位於七人之下佐新軍位在八而求掩其上稱己之伐掩上功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怨為亂階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逸書也不見細微也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言郤至稱己功所以明怨

士鞅晉大夫也魯襄公十四年士鞅奔秦秦伯問於士

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武子欒書黶之父也召公奭聽訟舍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而作勿伐之詩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

二十一年

晉滅欒氏

晏子齊大夫晉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為

家傲世樂業枯槁而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對曰嬰聞之古之能行其道者世可以正則正不可以正則曲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其曲也不失仁義之理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不以傲上華世不以枯槁為名故道者世之所以治而身之所安也今以不事上為道以不顧家為行以枯槁為名世行之則亂身行之則危且天之與地而上下有常矣明王始立而居國為制矣政教措而民行有德矣今以不事上為道反

天地之常矣以不顧家為行倍先聖之道矣以枯槁為名則是塞政教之塗矣有明上可以為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說若道謂之惑行若道謂之狂惑者狂者木石之樸也而道義未載焉叔向又問晏子曰人何如則可謂保其身對曰既明且知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庶幾不要幸先其難而後幸得之時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謂保其身矣又曾子問晏子曰古者常有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以成行義者乎對曰察

其身無能也而託乎不欲諫上謂之誕妄也上惛亂德義不行而邪辟朋黨賢人不用士亦不易其行而從邪以求進故有隱有不隱其行法士也乃夫議上則不取也夫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嬰不識其何以為成行義者也又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對曰嬰聞之順愛不解可以使百姓暴强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

心事百君者也

臧武仲魯大夫也昭公十年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郠莒邑取郠不書公見討於平丘魯諱之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殷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恌詩小雅恌偷也言明德君子必愛民恌之謂甚矣而一用之將誰福哉一同也同人於畜牲也

閔子馬魯大夫也魯昭公十八年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馬原伯魯周大夫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

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國亂俗壞言者適多漸以及大人大人在位者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以為無害遂不學則皆懷苟且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殖生長也言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日益

彪傒衛大夫也魯昭公三十二年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尋平丘盟魏子南面居君位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

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詩大雅戒王者言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遊戲逸豫馳驅自恣渝變也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

史墨晉大夫也魯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不薨于路寢言失所也晉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偶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

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奉之無常人言惟在德也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史墨迹古今以實言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詩小雅言高下有變易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三后夏商周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乾下震上大壯震在乾上故曰雷乘乾天之道也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猶臣大强壯若天上有雷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嘉名聞於世其名曰

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立僖公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文子行父武子宿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失國權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假人器車服名爵號

子思鄭子產子國參也魯哀公五年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

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詩大雅攸所也塈息也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僭差也濫溢也皇暇也言駟秦違詩商頌故受禍

孔子在魯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或人以為居位乃是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孝乎惟孝美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即與為政同

子思孔子孫也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伯魚子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

諸柳若衛人也見子思為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嫁母齊衰期　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謂時可行而財不足以備禮　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得行者　吾何慎哉時所止則止時所行則行無所疑也

閔損字子騫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何必復更改作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言必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

卜商字子夏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牛兄桓魋行惡

脱身絶之故曰我無兄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

端木賜字子貢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禽孔子弟子陳亢也子貢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賜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之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

以文為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皮去毛曰鞟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犬羊邪

魯人白公謂孔子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没人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為乎

公明賈衛大夫也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文謚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美其得道嫌不能悉然

孟子鄒人也謂弟子公孫丑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曰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人有險詖之言引事以褒人若賔孟言雄鷄自斷其

尾之事能知其欲以譽子朝蔽子猛也有溢美不信之辭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能知其欲以陷害之有邪僻不正之辭若豎牛勸仲壬賜環之事能知其欲行譖毀以離叔孫也有陷遁之辭若秦客之安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

漢夏侯勝為諫大夫給事中嘗見出道上語入見天子而以其言為外人道之宣帝聞而讓勝讓責也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

後漢桓譚好古學數從揚雄辯析疑義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光聞揚雄死謂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

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顧念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揚雄字禄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謂道德經也薄仁義非禮學然後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詭違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更音工行切則必度越諸子矣後至議郎給事中出為六安郡丞

李法為侍中上疏失旨免為庶人還鄉里杜門自守故

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繇法未嘗應對友人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孟子有言夫仁者如射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諸身而已矣

魏張猗鉅鹿人養志不仕明帝青龍四年詔書張掖郡玄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于川西嶷然磐峙蒼質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

之禎命東序之世寶事班天下任令于綽連齎以問張
璡璡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
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禎祥乎此石
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也
蜀孟光爲大司農後進文士秘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
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
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
曰如君所道皆家户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畧智

謀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為其智謀藏於胸懷權畧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為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此儲君讀書寧當效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

晉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鍾會伐蜀過與戎别問計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為知言戎襲父爵辟相國掾後至司徒

樂廣字彦輔善清言為河南尹是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亦任放為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也初吳呂岱為孫權大司馬權病篤召諸葛恪輔政臨去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

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當時咸謂之失言喜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自非採納羣謀詢于芻蕘虛巳受人常若不足則功名不成勲績莫著况吕侯國之元老知度經遠而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疏乃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

首殿堂死凶豎之及世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觀而哂呂
侯無對爲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
忘秋實之甘口者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
六軍雲擾士馬擐甲羽檄交馳費禕時爲元帥荷國任
重而與來敏圍碁意無厭倦敏臨别謂禕曰君必能辦
賊者也言其明畧内定貌無憂色况長寧以爲君子臨
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且蜀爲蕞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
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巳有餘晏然無戚斯乃性之

寛簡不防細微卒為降人郭脩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覩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故並而載之可以鏡誡于後永為世鑒

華譚字令思為秘書監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

賈充族子模字思範少有志尚頗覽載籍而沉深有智

算確然難奪深為充所信愛每事籌之焉充年衰疾劇
嘗憂已謚傳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
劉寔平原高唐人為大司農還州里寔有高行而諸子
多受賂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
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
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寔言為當
裴楷字叔則阮籍喪母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
視楷楷弔唁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為禮籍

既不哭君何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從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為兩得楷位至侍中

潘京字世長武陵人為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為不孝邪京舉板答曰今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其機辯皆此類京位至泉陵令

周處仕吳為無難督及吳平王渾登建業宮釃酒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慼乎處對曰漢末分離三國

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感豈惟一人渾有慙色

袁甫爲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珩問甫曰卿名能辯豈知壽陽已西何以常旱壽陽已東何以常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彊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久成水故其地常澇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彊吳美寶皆聚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年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京師若能抑强扶

弱先疎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觀者歎其敏捷

孟嘉為征西帥桓溫參軍人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嘉答曰漸近使之然一坐咨嗟

袁宏為大司馬桓溫記室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為揚州刺史宏自吏部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别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

謝玄字幼度與從兄朗俱為叔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之後為左將軍會稽内史

顧悅之字君叔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帝悅其對歴尚書右丞

顧愷之為大司馬桓溫參軍甚見親昵溫薨後愷之拜

温墓賦詩云山摧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秦秀為博士性忌讒佞疾之如讎素輕鄙賈充及伐吴之役聞其為大都督謂所親曰充文案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軍必敗故哭送其子耳今吴君無道國有自亡之形羣率踐境將不戰而潰子之哭也既為不智乃不赦之罪於是乃止

及孫晧降于王濬充未之知方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表與告捷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僉以秀為知言

殷浩為風流談論者所宗或問浩曰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棺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為名言浩終尚書令

顔含為光祿勲人甞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深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為甚含曰為惡彰露人思

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繇此言之少正爲甚衆咸服焉

南齊桓榮祖爲冠軍將軍兖州刺史領東平太守兖州大中正巴東王子嚮事方鎮皆啓稱子嚮爲逆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正應云劉寅等孤負恩奬逼迫巴東使至於此時諸啟皆不得通事平後帝乃省視以榮祖爲知言

梁柳惔爲太子詹事惔嘗侍座高祖曰徐元瑜違命嶺

南周書罪不相及朕已宥其諸子何如慄對曰罰不及
嗣賞延於世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為知言
王規為中書黄門侍郎勅與殷均王錫張緬同侍東宫
俱為昭明太子所禮時湘東王為京尹與朝士宴集屬
規為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特進蕭
琛金紫傅昭在坐並謂為知言
後魏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博覲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
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為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曽

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吾嘗謂濯纓洗耳有異人之迹哺糟歠醨有同物之志而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誠哉斯言實獲我心獻之後舉孝廉以疾辭

北齊房豹為行臺郎中隨慕容紹宗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并遂投於水冀以厭當之豹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促公若實有災青恐非禳所能解若其實無何禳之有紹宗笑曰不能免俗聊復爾耳未

幾而紹宗遇溺時論以為知微
後周蕭大圜梁簡文帝子國亡入周為滕王逌友逌嘗問大圜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對曰言者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為世祖紀章帝為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為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彰於四海安得而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而不隱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逌乃大笑其後大軍東討攻

拔晉州或問大圜曰齊遂克不對曰高歡昔以晉州肇基偽迹今本既拔矣能無亡乎所謂以此始者必以此終也居數日齊氏果滅聞者以為知言

隋高勱北齊宗室齊亡入周高祖作相謂勱曰齊所以亡者緣任邪佞公父子忠良聞於鄰境宜善自愛勱再拜謝曰勱亡齊末屬世荷恩榮不能扶危定傾以至淪覆既蒙獲宥恩幸已多況復濫叨名位致速官謗高祖甚器之後為洮州刺史坐事免

唐蘇世長隋末王世充僭號署為太子太保與世充兄子弘烈俱鎮襄陽武德四年雒陽平世長首勸弘烈歸降既至京師高祖責世長來晚故世長頓顙曰自古帝王受命為逐鹿之諭一人得之萬夫斂手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陛下應天順人布德施惠又安得忘管仲雍齒之事乎且臣武功之士經涉亂離死亡畧盡唯臣殘命得見聖朝陛下若復殺之是絶其類也實望天恩使有遺種高祖與之有故笑而釋之

尋授玉山屯監

清廉

夫砥名勵節不以利汙行惡衣菲食所以志於道潔已以進臨財以廉處脂膏而不能自潤委貨財而不虧其義克全其操動不累高不以身之察察而受物之汶汶者斯君子之至行也中古而下蓋不乏其人焉乃有居貧守約寡欲易足靡受饋餉不營資産處官導量人之用在困無苟得之志非夫立義為富秉德不回者亦奚

以臻此哉古人有云貧者視其不取老者戒之在得蓋亦固窮自守不為義疚者鮮矣夫

子罕宋人也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為盜所害納此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攻治富而後使復其所賣玉得富也

公儀休為魯相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不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惟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給魚

漢趙禹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

尹翁歸為平陽市吏公廉不受饋饋亦餽字也百賈畏之

黄霸為左馮翊二百石卒史使領郡錢穀計計謂出入之數也

簿書正以廉稱言無所侵隱故簿書皆正不虛謬也察補河東均輸長以廉

見察而遷補　復察廉為河南太守丞

郇相王莽時為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祝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

後漢鄧禹封高密侯資用國邑不脩産利光武益重之

第五倫脩行清白光武嘗召見曰聞卿為吏不過從弟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生遭饑饉米石萬錢不敢妄過人家

張禹父歆為汲令禹性篤厚節儉父卒汲吏人賻送前後數百萬悉無受

第五頡為郡功曹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為侍御史南頓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雒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太史令張衡尚書廬江朱建孟興皆與頡故舊各致禮餉終不受

江革為五官中郎將恩寵有異於是京師貴戚衛尉馬

廖侍中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革無所報受帝聞而益善之

楊秉為太常免官田里雅素清儉家至貧窶并日而食任城故孝廉景慮齎錢百餘萬就以餉秉閉門拒絶不受

魏張範太祖時為議郎參丞相軍事救恤窮乏之家無所餘中外孤寡皆歸焉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

鮑勛黄初中左遷治書執法被誅勛内行既脩亷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

李豐為中書令仕歴三朝不以家計為意仰俸廪而已

為司馬景王所誅有司籍其家無餘積

王恂字子良大有通識在朝忠正所居有稱乃心存公有匪躬之節爲令袁毅餽以駿馬知其貪財不受毅竟以黷貨而敗

晉羊篇太傅祜之兄子也為鉅平侯奉祜嗣歴官清慎

有私牛於官舍産犢及遷而留之

裴憲為北中郎將王浚承制以為尚書浚為石勒所破勒乃簿王浚官僚親屬皆貲至巨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袠鹽米各十數斛而已勒聞之謂其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獲二子署從事中郎

顧衆父秘為交州刺史秘卒州人立衆兄壽為刺史尋為州人所害衆往交州迎喪值杜弢之亂崎嶇六年乃還秘曾莅吳興吳興義故以衆經離寇難共遺錢二百

萬一無所受

羅含弱冠州三辟不就含父嘗宰新淦新淦人楊羨後為含州將引含為主簿含傲然不顧羨招致不已辭不獲而就焉及羨去職含送之到縣新淦人以含舊宰之子咸致賂遺含難違而受之及歸悉封置而去繇是遠近推服焉

胡威字伯武魏荊州刺史質之子少勵志尚質之為荊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

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為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禄之餘以為汝糧爾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為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

魏舒清貧不營財產官至司徒

周顗為僕射為王敦所殺籍其家笥簏中有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斛在位者服其清約

陽騖為前燕太尉清貞謙謹老而彌篤既以宿望舊齒自慕容恪已下莫不畢拜性儉約嘗乘弊車瘠馬及死無斂財

皇甫真為前燕太尉性清儉寡慾不營產業

宋王曇首為侍中非祿賜所及一毫不受於人

王韶之居身簡素凡所經歷務存不擾在江州俸祿外一無所受後為左僕射卒

沈林子以佐命功封漢壽伯林子清公勤儉賞賜重疊皆散於親故家無餘財未嘗問生産之事

孔顗弟道存代顗為後軍長史江夏内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顗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顗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二郎至彼未幾那能便得此米耶可載米還彼吏

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

南齊陶季直官至大中大夫清苦絶倫後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殮聞者莫不傷其志

裴昭業元徽中出為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藴謂之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東人士須一札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業曰下官忝為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

梁韋叡外兄杜幼文為梁州刺史要叡俱行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賄敗叡時雖幼獨用廉聞

范岫累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每所居官以廉潔著稱

江革歴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三為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世以此髙之

嚴植之為中撫軍記室叅軍兼博士卒于館自疾食便不受廪俸妻子困乏既卒喪無所寄生徒為市宅乃得成喪焉

陳姚察為吏部尚書自居顯要甚勵清節嘗有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之曰吾所衣著止於麻布蒲練幸不煩此此人遜請猶兾受納察厲色驅出自此伏事者莫敢餽也

後魏賈秀為中書侍郎自始至終歷奉五帝雖不至大官常掌機要而廉清儉約不營資産

成淹小心畏法典客十年四方貢聘皆有私遺毫釐不納乃至衣食不充遂啟乞外祿景明三年除平陽太守

北齊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家本寒微少為州吏性廉謹同僚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匹與之拒而不受後為魏彭城王韶典籤業惟有一馬因瘦而死韶以業家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償業固辭不敢韶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以微細伏事節下既不能裨益寧可損敗清風後高祖書與韶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不置之目前

蘇瓊為南清河太守遭憂解印故人贈遺一無所受

後周王悦進爵河北郡公性儉約不營生業雖位至榮顯家徒四壁而已明帝手勅勞勉之

唐陸贄為鄭縣尉罷官東歸省母張鎰為壽州刺史有重名贄故遊壽州謁鎰鎰初不甚知留三日得再見遂大稱賞請結交贄辭去惠錢百萬曰願以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贄辭謝不受受新茶一串以行曰敢不承公賜

鎰益賢之後為翰林學士丁母憂歸雒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藩鎮贈賻及别陳餉遺一無所受

辭賞

古人有言爵禄束帛者天下之砥石所以厲世摩鈍也若乃宣其忠力克成茂勲既排難以解紛或運籌而決勝封邑亟至好賜是加而乃謙挹不居辭讓切至惟思公家之利靡懷乃身之寵為臣之行不其髙乎

子産鄭大夫也鄭伯賞入陳之功饗子展賜之先輅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産次輅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産辭邑曰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

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 公孫
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申包胥楚大夫也吳敗楚包胥如秦乞師楚子入郢賞
申包胥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
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欲無厭平王殺之遂
逃賞
魯仲連者齊人也適遊趙會秦圍趙魏王使客將軍新
垣衍令趙帝秦仲連説之衍不復敢言帝秦秦將聞之

為却軍五十里而引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董安于以下邑之役趙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立義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産及臣之

長也端委鞸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汝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

漢張良字子房高祖平項羽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决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之首食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帝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邑萬戶

後漢鮑永初為更始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既歸光武

拜諫議大夫至乃説更始河内太守於是開城而降帝大喜與永對食賜永雒陽商里宅固辭不受

魏田疇右北平人嘗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守蓋有欲討之意會太祖北征烏丸舉疇為脩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雨而濵海洿下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舊北平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尚有微徑可從路近而便掩其不備可不戰而禽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

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親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亭侯邑五百户疇自以始為居難率衆逋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意也固讓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太祖令曰昔伯成棄國夏后不奪將欲使高尚之士優賢之王不止於一世也其聽疇所執）太祖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

立小節宜免官加刑太祖重其事依違者乆之乃下世子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子貢辭禄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隷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

是時文帝為世子議曰昔薳敖逃禄傳載其美所以激濁世厲貪夫賢於尸禄素飡之人也故可得而小不可得而毀至於田疇方斯近矣免官加刑於法為重魏畧載教曰昔夷齊棄爵而譏武王可謂愚闇孔子猶以為求仁得仁疇之所守雖不合道但欲清髙耳使天下悉如疇志即墨翟兼愛尚同之事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也外議雖善為復使令司隷以決之魏書載荀彧議以為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期於為善而已故匹夫守志聖人各因而成之鍾繇以為原思辭粟仲尼不與子路拒牛謂之止善雖可以激清厲濁猶不足多也疇雖不合

大義有益推讓之風宜如世子議　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太祖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徒耳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禄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横流惇具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

屈乃拜為議郎

楊阜為定安長史以討馬超功賜爵關内侯讓曰阜君存無扞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効於義當絀於法當誅超又不死無宜苟荷爵禄太祖報曰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為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尋以為益州刺史

吴張紘為會稽東部都尉大帝討江夏命紘居守遥領所職大帝回以紘有鎮守之勞欲論功加賞紘厚自挹

損不敢蒙寵大帝不奪其志

晉衛瓘為廷尉卿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節監艾會軍事事平朝議封瓘瓘以尅蜀之功羣帥之力二將跋扈自取滅亡雖運智謀而無搴旗之效固讓不受

何攀為散騎常侍以與誅楊駿功封西域侯邑萬户賜絹萬匹弟逢平鄉侯兄子逵關中侯攀固讓所封户及絹之半餘所受者分給中外宗親畧不入已

賀循為吳國內史以討華軼功將封鄉侯循自以卧疾私門固讓不受

後魏高植為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元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不受云蒙荷重恩為國致效是其常節何足以膺進陟之報懇惻發於至誠

後周李棠初事後魏行東萊郡事孝武西遷遂仕東魏為北豫州掾刺史高仲密遣棠詣闕歸欵太祖拜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封廣宗縣公邑一千户棠固辭曰臣

世荷朝恩義當奉國而往者見拘逆命不獲陪駕西巡今日之來免罪為幸何敢以此微庸冐受天爵如此者再三優詔不許

司馬裔為北徐州刺史太祖令山東立義諸將能率衆入關者並加重賞裔領户千室先至太祖欲以封裔裔辭曰立義之士遠歸皇化者皆是其誠心内發豈裔能率之乎今以封裔便是賣義士以求榮太祖善而從之

薛善族兄崇禮為齊神武守河東太祖遣李弼圍之崇

禮固守不下善密説崇禮猶持疑不決會善從弟馥妹夫高子信為防城都督守城南面遣馥來詣善云意欲應接西軍但恐力所不制善即令弟濟將門生數十人與信馥等斬關引弼軍入時預謀者並賞五等爵善以背逆歸順臣子常情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遂與弟慎益固辭不受太祖嘉之以善為汾陰令

隋王頒梁太尉僧辯之子其父為陳武帝所殺頒既入隋為開府獻取陳之策及陳平有司録其戰功將加柱

國賜物五千段頒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恥本心
徇私非是為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髙祖從之

冊府元龜卷八百七